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八年

第一〇四七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1047).....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7)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
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
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四十七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A. BENHIMA (摩洛哥)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 (S/Agenda/1047)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7)。
- 三.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

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7)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一. 主席：我現在要依據安全理事會以前的決定，請突尼西亞、賴比瑞亞、葡萄牙、獅子山、及馬達加斯加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Mr. Rudolph Grimes (賴比瑞亞)、Mr. Alberto Franco Nogueira (葡萄牙)、Mr. John Karefa-Smart (獅子山) 及 Mr. Louis Rakotomalala (馬達加斯加)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理事會現在要繼續審議議程上的第二個項目，及迦納、摩洛哥與菲律賓所提的決議草案[S/5372]。

三. 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的討論現在已經到了須作決定的階段，理事會各理事必須綜合辯論經過，念及他們對非洲將來的和平與自由所負的責任，通過一項與理事會崇高地位相稱的決定。

四. 理事會案前有迦納、摩洛哥與菲律賓代表團提出的一件決議草案。迦納大使 Mr. Quaison-Sackey 正式提出這件文件[第一〇四四次會議]時強調說這件

決議草案的內容非常緩和，因為這件草案祇是非洲各國最低限度的一致要求。這三個亞非國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決議草案的確非常緩和，根本不能說是充分反映葡屬非洲殖民地現在的真正嚴重危險情勢，或理事會各位理事或非洲各國正式派來的代表在此提出的合法要求。

五．葡萄牙在非洲所採的政策，其顯著之點為殘害人羣，挑撥非洲大陸的全面武裝衝突，和頑強固執史無先例地違抗本組織各機關通過的各種決議，這種政策顯然應受它當受的更嚴厲的判斷，因此理事會應當建議聯合國採取較現行決議草案內建議者更為嚴厲的行動。必須這樣理事會才能履行聯合國內負責維護世界各地和平與安全的最高機構的任務。

六．蘇聯代表團深信現在時機已到，必須對非洲的里斯本政權所採挑釁政策，亦即威脅該洲和平與安全的政策，採取比較確切的行動。我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必須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尤其是政治、經濟及其他各種性質的制裁，強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尊重其他民族享受自由、和平與尊嚴的生活的權利。

七．往年的經驗業已證明，在打倒殖民主義及制止殘害人羣罪行等事情上妥協是不會產生任何結果的。蘇聯代表團已審慎審查了這件決議草案，察悉非洲各國對此問題的解決較任何其他國家更為關心，它們現在已再度表示準備並願意以和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它們所提的決議草案足資證明非洲各獨立國如何任勞任怨地在那裏設法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它們在在表現合作而富建設性的精神，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這個決議草案內並未作成任何新的結論或建議。實際上就是概述一下聯合國大會過去已經屢次同意及規定了的事。

八．儘管如此，葡萄牙的北約組織盟邦仍舊反對這件決議草案，另外提議再向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提出一次慣例的呼籲——這種呼籲不知已經提過多少次了——完全不顧本組織近年通過的各決議案。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這種辦法不但對非洲人不公平，而且也非常危險。我們認為凡足以削弱這個決議草案的任何修正案——無論如何無關緊要——都無異使本組織從甚至過去各決議案內對此問題所持的立場退後一步——那個立場對目前的情形顯然已不適當了。

九．我們常常聽到許多關於承認各國與各民族都有權自決，都有權選擇其國內的制度的話。各代表，包括西方國家的代表在內，也都已在安全理事會內表示

認為應當廢除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權，應當讓葡萄牙殖民地人民享受自由獨立。

一〇．我敢說上述各點聽起來非常動人，足以使人信服。所以現在當做的事似乎是通過一件與此意相符的決議案，使這些話有實際的表現。大家應當知道，演說的話，無論如何確當動人，對於已向非洲全洲及愛好和平各國挑戰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已經毫無效驗了。這種挑戰情形最好的證據就是葡萄牙外交部長在本理事會內所持的立場。他已毫無疑問地使人知道里斯本根本無意接受非洲人民及聯合國關於准許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萄牙其他各殖民地人民民族自由與獨立的合法要求。顯然，葡萄牙外交部長的立場是在嚴格遵行沙拉查在聯合王國的評論報“國際政治”一九六三年四月份一期所著論文內概述的政治途徑。

一一．這位葡萄牙的獨裁者指稱安哥拉的民衆反動是一種“外來的攻擊”並說“在攻擊安哥拉事件中，遭受攻擊的不光是葡萄牙一國，它的目的是要削弱整個西方世界的立場——而且不僅以戰略立場為限”。沙拉查所說的這些話既是冷酷無情，也是直言不諱，它完全表明了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精萃，這種殖民主義的命運完全操諸北約組織軍事同盟之手。

一二．葡萄牙外交部長在本理事會內發表的演說內沒有一句話顯示葡萄牙政權有絲毫願放棄其破壞聯合國各決議案之意。葡萄牙代表的陳述多半都是意圖使安全理事會相信里斯本的統治者是堅決反對葡萄牙帝國各殖民地有“種族優越”的表現，並說他們現在正在努力爭取“種族民主”及“多種族融洽”。他甚至還說葡萄牙政權的整個結構與法律都已按照最人道的原則與最崇高的理想徹底改革過了。簡言之，這位外交部長已經異想天開的說了許許多多花言巧語的話。

一三．當然，這位外交部長毫無根據地把葡萄牙帝國描寫得非常理想的話根本騙不了任何人。“多種族融洽相處”與葡萄牙的殖民制度，引一句日本的俗語來說簡直“像烏龜與月亮一樣的有天壤之別”。葡萄牙外交家採用的“種族民主”與“融洽”等名詞與他們的宣傳所說的殖民主義在非洲擔任的“啓導文明的使命”都是一片鬼話。假使永遠的貧困、疾病、文盲、強迫勞役、人民沒有權利、及外國專利機關壟斷殖民地的財富乃是啓導文明的使節與多種族融洽相處的標誌，那末請問，我們該以什麼話來形容殖民奴役呢？

一四．葡萄牙各殖民地土著人民根本不能享受獨立的神聖權利、根本不能享受按本身意願去決定其命

運的權利，那末怎能談得上平等與民主呢？整個民族在遭受大規模殲滅的時候，葡萄牙各殖民地內正在發生殘害人羣的戰爭的時候，還能有什麼“合乎人道的種族社會”呢？難道還有人不知道里斯本在非洲的殖民政權完全是靠暴力、奴隸制度及武力壓制非洲人民的解放運動維持的麼？鑒於四個非洲國家外交部長在安全理事會最近幾次會議內陳述時確鑿暴露的葡萄牙各殖民地的實際情形，以及獅子山外交部長 Mr. Karefa-Smart 今日陳述時敘述的殘暴轟炸非洲村落的情形，葡萄牙外交官關於“種族融洽”及里斯本殖民主義在其“海外省”內擔任的“啓導文明的使命”等聲明，聽起來豈不是像在開玩笑嗎？上述種種新的事實淋漓盡致地暴露了葡萄牙殖民主義不合人道的本性。就是里斯本傳播的“海外省”這個名詞，其本身豈不也是他們捏造的旨在蒙蔽和哄騙人的法律名詞嗎？誰都知道這是捏造的，這一點非洲各國知道得尤其清楚。這些國家今天已請安全理事會以確切言詞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並立即向其施行必要的制裁。

一五. 安全理事會現在必須確切表示對於亞非各國所提決議草案的態度。我們的表決，在某種意義上必然是表明我們的立場——即以行動而不是以言語來表明誰贊成讓非洲人民享受獨立的權利，贊成鞏固非洲的和平，贊成與非洲人民發生友好關係，另一方面，也表明誰袒護殖民主義，誰贊成以暴力壓制葡萄牙殖民帝國內非洲人要求解放的鬭爭，贊成讓非洲發生足以殲滅人羣的戰爭。非洲各國及愛好和平的各國將參照表決的結果，而不是參照演說專家的演說，可以斷定誰是非洲人的真朋友，誰是一面假裝是非洲人的朋友，一面實在仍是那壓迫及處決非洲人民的殖民主義的盟友。

一六. 就蘇聯代表團而論，它將投票贊成迦納、摩洛哥與菲律賓三國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 [S/5372]。

一七. 這項案文雖然祇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我們認為其內容頗能反映非洲各國的旨趣，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幫助使尚在忍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非洲人民的願望早日實現。

一八. 我現在要引述蘇維埃政府元首赫魯曉夫先生在阿的斯阿貝巴會議完畢後致非洲各國元首文¹內的話，來結束我今天的陳述：

¹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高峯會議。

“非洲人民當然也可以信任蘇聯人民及政府一定支持這次會議所作的旨在迅速剷除殖民主義的決議，及以實際援助供給為民族獨立鬭爭的人的決議。”

一九. 我要表示希望大家對我們當前的問題能理智用事，懷抱切實的態度，而不要專顧自私及狹窄的利益，也希望理事會能通過迦納、摩洛哥及菲律賓三國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

二〇. 最後，我還要請各位容許我對摩洛哥代表 Benhima 大使在上次會議中就在莫斯科簽訂一項禁止核試驗協定發表的陳述，表示滿意與感激。

二一. 主席：蘇聯代表已很客氣的向我表示願意放棄他的演說辭的英法文連續傳譯，所以我要請下一位發言人迦納代表發言。

二二. Mr. QUAISON-SACKKEY (迦納)：莫斯科簽署禁試協定的消息一傳出來，阿克拉“無彈世界”大會秘書長即致函有關三國政府，代表該會議對莫斯科的成就，真誠表示慶賀。我現在也要代表迦納政府對於在莫斯科締訂的這項局部停止核試驗的協定，表示滿意。大家都已熟知，迦納政府向來是主張世界各地都停止各種原核試驗的。所以蘇聯、美國與聯合王國三國政府這次有限的成就，實在應受慶賀。我們還希望這次的成就能產生更加廣泛的禁試協定。迦納代表團希望日內瓦再度召開裁軍會議時亦能有已經產生了這種美滿結果的精神。

二三. 現在我要討論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

二四. 非洲各國首長指派的幾位外交部長到這裏來為的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個案件，一個不但涉及非洲和平與安全且亦涉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案件。我現在發言是要強調這個因素，因為本理事會內至少有兩位代表，即聯合王國與美國代表，意圖看輕這幾位外交部長在此提出的一點，就是確有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的一點。我要簡略的提述一下至少三位外交部長及兩位理事會理事就這一點所作的陳述，藉資證明確有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賴比瑞亞國務總理說：

“... 情勢非常危險，足以威脅國際和平。最近有種種消息足以證實這種對於非洲葡萄牙各領土現行情勢的估計，而且獲悉葡萄牙近已因葡屬幾內亞發生的情勢，派遣了五艘船載運大批葡萄牙部隊前往非洲。” [第一〇四〇次會議，第八十五段。]

二五. 下面是突尼西亞外交部長對和平的威脅所說的話：

“這種情勢——其本身已够危險——已經非常迅速地日趨嚴重，已經到了隨時可以爆發及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地步。”〔同上，第一一〇段。〕

二六. 下面是獅子山外交部長關於這種威脅所說的話：

“必須強調指出，自從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安全理事會本身通過決議案，重申深信安哥拉確有足以危害和平與安全的實際及潛伏威脅存在，至今已經不止兩年了。從那時候起，情勢已變得愈來愈壞，而葡萄牙則仍舊不理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要求，請其與聯合國合作以便消除這種危害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第一〇四一次會議，第二六段。〕

二七. 以上是三位外交部長發表的陳述。理事會本身也有兩位理事會就此問題發表過言論。我首先要提到的是 Fedorenko 大使和他對這個問題所說的話。他說：

“我們都知道，殖民主義，不但包括無情剝削，侮辱人類尊嚴，使整個民族陷入鄙陋不堪的生存；而且也構成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這種威脅在目前情形下已經變成各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了。”〔同上，第四二段。〕

二八. 現在我要提到巴西代表的很和緩的陳述。他說：

“葡萄牙違背憲章及大會有關各決議案規定，採取強硬立場，非洲各國對此已經仇恨日深，這種情緒已很有效地造成一種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緊張情勢。”〔第一〇四三次會議，第一〇段。〕

二九. 菲律賓代表又怎麼說呢？他說：

“大約兩年前——說得準確一點，就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理事會已經通過了一項關於這個問題即‘安哥拉情勢’的某一方面的決議案。根據這件決議案這一個葡萄牙領土內的情勢是‘實在及可能造成國際摩擦的原因，而且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因此該決議案促請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壓制措施’並表示希望葡萄牙當

局能够依據聯合國憲章，覓得和平解決安哥拉問題的辦法。”〔同上，第一八段。〕

三〇. 我之所以引述上面幾段話是因為我覺理事會必須瞭解大會早已充分辯論過葡萄牙領土情勢的問題了，而且因為這幾位外交部長之所以來此是因為確有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並不是因為非洲各國要造成可以認為足資構成威脅的情勢；而是因為威脅已經存在。倘若我們在沒有來此以前先採取行動，那末就是破壞和平。不過我們說現在有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而這也就是我們要安全理事會鄭重考慮的事。否則關於這個問題的一連串會議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假使沒有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們根本不會到這裏來。這幾位外交部長可以很安逸地留在蒙羅維亞、突尼斯、馬達加斯加、及在自由城，而我確信，我們還是可以發表我們的意見。但是，就是因為確有而且尚有和平的威脅存在，所以非洲各國元首才指派這四位外交部長到這裏來的。

三一. 我無意把實際發生的情形報告理事會，因為自從我們開始審議這個項目以來我們已經接到了無數的電報。上次會議中獅子山外交部長已經不憚煩地向理事會說明了那邊的實際情勢。根據種種跡象，那邊仍在發生實彈攻擊的戰事；幾內亞有射擊情事；安哥拉正在發生射擊的戰爭。所以我們認為理事會對此問題作成決定時必須顧及這點。

三二. 迦納、摩洛哥、與菲律賓就是根據這種威脅的背景擬具了理事會案前的這件決議草案。迦納代表團以及我確信非洲各代表團，原則上都不反對談判。我們相信，與一種爭端有關的各國倘能平心靜氣的坐下來討論所涉的問題，原是很好的辦法。不過，本案所涉及的問題乃是自決問題。而且如蒙非洲各位外交部長許可，我可說他們根本不必到安哥拉、莫桑比克或幾內亞去查明究竟有無自決。我們要求的祇是請葡萄牙外交部長今天或明天發表一項簡短的聲明說它們接受自決原則就够了。倘能發表這項聲明則我們願意撤回理事會案前的決議草案。就是因為葡萄牙不肯接受這項自決原則，所以葡萄牙就違背了大會及安全理事會關於本問題的各決議案，所以我們才須在這裏討論這個問題。所以，迦納代表團覺得很難瞭解我已經提及的兩位代表的論據。

三三. 我想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處置這個問題。我們草擬的決議草案是非常緩和的，而且是不顧許多非洲代表團表示的激烈情緒而提出的。事實上，我可

以說這幾位外交部長並未充分實行各國首長的訓令，他們在阿的斯阿貝巴談到了制裁等等。這幾位外交部長居然能夠同意這件決議草案，足資證明非洲各國希望對這件事情採取緩和的立場。他們已經來到這裏，他們已經審查了情勢，而且他們已經對該處的情勢抱了很現實的態度，認為目前需要的是這種能夠幫助安全理事會助使葡萄牙解決目前情勢的決議草案。

三四。我們到這裏來不是要在辯論中爭輸贏，也不是要討論各位代表所用的辭藻。現在發生問題的是一個基本問題，即自決問題。如蒙各位許可，我要提到一個同類的問題，一個使我們的會議很久一直感到非常困難的問題。我說的就是阿爾及利亞問題。當戴高樂將軍在一九五九年九月間很明智的宣布他接受阿爾及利亞的自決時，我確信各位都知道聯合國各代表團不得不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整個阿爾及利亞問題：戴高樂將軍之接受阿爾及利亞自決原則，足使許多代表團相信法國的誠意。這就是我們希望葡萄牙宣布的。他們一日不肯如此宣布，我們將一日繼續促請理事會採取適當行動。

三五。挪威代表所用的論點，尤其是美國代表所用的論點，使迦納代表團感想很深。我們認為，這兩個代表團對於理事會案前的問題，非常重要。就迦納代表團而論，假使聯合王國和法蘭西代表團不支持我們，我們不太感到憂慮，因為那兩國都是殖民國家，我們根本不盼望殖民國家的任何支持。至於挪威與美國，我們認為它們的情形不同，它們不是殖民國家。我們不能認為挪威是殖民國家。所以我們認為這兩國對於理事會案前的問題非常重要。

三六。關於這一點，我要特別籲請史蒂芬孫先生——他的寬大是大家熟知的——不妨把胸襟放寬一點，希望他放寬胸襟，接受這個決議草案，我業已說過這是一個無害的決議草案。他已經說過他可以接受這個決議草案的實體；祇是其措辭使他稍感不安。希望他接受這件決議案，把胸襟放寬一點，讓事情自然發展。我確信祇要他肯合作，祇要挪威代表 Mr. Nielsen 也肯合作，我們就能使理事會通過一種我們認為係屬過渡性質，沒有害處而對非洲非常重要的措施。非要做到這點不可，否則葡萄牙必會增強它的信念，葡萄牙代表回去時必會感得他很有成就，因為美國與挪威沒有支持非洲的立場。

三七。迦納代表團在週末會一再研讀這個決議草案，我們覺得我們恐怕不能接受有人所說的一點，就是

這件決議草案借用了憲章第七章的話。我們如果審查一下憲章第七章，我們必會察悉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內曾提到若干措施及若干要點。各位案前也許不一定都有一本憲章，所以我要把這幾點唸一下，使理事會看見這件決議草案與憲章第七章完全不同。

[發言人朗讀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

三八。各位若看一下我們的決議草案，就可以看出其中並未包括第四十一條內列舉的各種措施。其中並未提到經濟制裁，並未提到斷絕外交關係，也沒有提到擾亂鐵路、郵電及無線電交通等情。我們在這個決議草案內提到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祇有兩大要點：第一點就是要求承認自決原則，第二點就是請理事會決定各國應立即停止向葡萄牙政府提供足使該國繼續對所管領土人民施行壓制之任何援助，並採取一切措施禁止各國以供此用途之武器及軍備售予或供給葡萄牙政府。

三九。我不憚煩地討論上述各節，因為我們的用意遭人誤會了，我們現在在理事會內提出的和平提議被人曲解了，這使我們很不愉快。我們到這裏來並不是要求與葡萄牙斷絕關係；我們還認為應當使葡萄牙有一個面對我們的機會，俾在他們願意討論時，我們能在理事會內、本組織內或任何他處，與他們談判，只要它接受自決原則。假使葡萄牙外交部長現在肯向理事會說“我們已經聽信你們的話，我們現在願意接受自決原則”，那末至少迦納代表團願意放棄這件決議草案。

四〇。主席：我現在請葡萄牙外交部長發言。

四一。Mr. FRANCO NOGUEIRA (葡萄牙)：主席，我將設法力求簡短。我要求發言祇想闡明辯論時發生的若干點，但是我頗感猶豫。我很懷疑不知我的意見或說明還有沒有用處。

四二。回想到本理事會過去一星期及今天上午的討論，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在看或在聽聾子對話。這話當然不能對在座各代表團一律適用。我特別想到的就是要求召開本次會議的那些代表團或那些代表團的代表。

四三。事實是有人在批評葡萄牙，在控告我們，在指責我國政府的政策。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悉心聆聽而且已經答復了。我們已經說明了事實。我們已把疑惑憂慮解釋清楚了。我們已經提出了提議。但是這

些代表團好像總覺得我們所講的事情都是錯的，我們所說的話句句都是假的。我們建議的東西都是他們不感興趣的，我們提出的提議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處處是絕對錯誤的。他們則總是完全對的。

四四. 不過，我會提到聾子對白的事，我要舉幾個例子說明我想到的事。七月二十四日我曾在向本理事會陳述時說：“我們認為種族民主政治是任何人類社會最健全的基礎”，“應當根據全體人民充分參加一個社區政治、教育、經濟及社會活動的程度來測定那個社會的進展情形”〔第一〇四二次會議，第四二段及第四五段〕，並說在法律上人人一律平等，大家都有同樣的權利與責任。迦納代表就上列各點發表意見時曾說“至於種族民主政治，假使其意義是極少的少數白種葡萄牙人統治極大多數的非洲人的話，那末在我本人及其他非洲人看來，這種民主政治根本是個騙局”〔同上，第六二段〕。也許我腦筋簡單，不能抓住其中的妙處，不過，迦納代表怎能從我所說的話上得到他所得的那種結論，我實在不能瞭解。

四五. 不過，撇開我幾天以前所說的話不論，我還要從迦納代表的同一陳述內再舉一個實例。他說：

“就是不列顛國會在其全盛時代也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或女人變成男人。那末除了葡屬領土內若干非洲人自願如此之外，葡萄牙怎能將非洲人變成葡萄牙人呢？我要請理事會考慮一下這種荒謬的情形。”〔同上，第七三段。〕

所以，因為不列顛國會或任何別國的國會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所以非洲人也不能變成葡萄牙人，我自己也想請理事會把這事思考一下。

四六. 我祇擬再舉一個實例，迦納代表說到部隊行動時曾說：“這批葡萄牙部隊與傭兵到非洲去並不是去玩的”〔同上，第八六段〕。我要懇請迦納代表立刻在此向理事會解釋一下何謂傭兵，與葡萄牙部隊同去的傭兵是些什麼人。這是很嚴重的控訴，我認為應當將其撤回，否則就應予以證實。

四七. 現在我要一提賴比瑞亞外交部長所作的陳述〔第一〇四四次會議〕。他說我沒有說出什麼新的話來。鑒於我祇在答復他提出的控告與指控，而這些控告與指控根本都是老得不能再老了，所以他的話很可能是對的。後來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又說了些很重的話，他說到葡萄牙的“侮慢與拮抗”，說到我們“故意放恣不羈從事意圖殲殺安哥拉人民的行爲”。他還說到“那樣

崇高的協定”等等。葡萄牙代表團是本着緩和的精神、冷靜而有建設性的客觀態度到本理事會來的，因為我們認為強硬的話，苛刻的措辭，無禮的言論是不會有結果的。但是，不要誤以為這是軟弱的現象。我們很容易答復這種話，指出批評我們的人的短處及自相矛盾的地方。我確信賴比瑞亞外交部長一定希望避免這樣的事，所以我祇擬從他七月二十六日的陳述裏提出兩點。

四八. 第一，他又提到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這個老問題，並說情勢的基本原因是由於葡萄牙不肯適用這條規定。這是視各人意見而定，不過這件事與我所說的話，完全沒有關係。我祇說我們對第七十三條的解釋與賴比瑞亞的解釋不同，並說我們的解釋就是葡萄牙加入聯合國時大會極大多數接受的解釋。這是我想說的話，這是不可否認的，因為這是事實。

四九. 第二點是，賴比瑞亞外交部長與若干其他代表一樣，曾提到最近駛出的五艘裝載葡萄牙部隊的船，迦納代表數分鐘以前也曾提到這件事，這是很可能的事，我並不否認。不過，如果提到派出去的幾船部隊，那末為公允起見，似乎也應提到駐防期滿從那邊調回來的幾船部隊，我要提的一點祇是，這批部隊，即使不是完全調去換防的，也有很多是調去換防的，那邊保安部隊的實力已有好久沒有增加了。恐怕反而還有所減少呢。

五〇. 我想也許應將這件事向理事會說明一下。派駐海外的保安隊，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九六一年五月至十月之間派去的。通常的駐防期是兩年，所以現在正是換防的時候。這就是大家所以可以看到有異常的來回調動部隊的情形。不過，在本理事會內我們祇聽到關於部隊開到海外去的消息，關於開回來的部隊的消息則一字不提。關於最後一點，我要告訴理事會說今年四月間已有三隊人返回里斯本。還有三隊於五月二日回來，六隊於五月二十三日回來，七隊於七月十四日回來。

五一. 我現在要提到菲律賓代表發表的演說，我祇擬強調幾點。他說：

“葡萄牙似乎自以為葡萄牙文化較非洲文化優越，而且已經擅自負起了啓導非洲人的任務，強制後者接受其文化。”〔第一〇四三次會議，第三〇段。〕

我何曾說過這些話？七月二十四日我曾在本理事會內說：

“我們有數百年之久的傳統，認為各個民族都能作出有用的貢獻，造福人羣，而且必須將各民族的貢獻聚合起來，才能獲臻進展。

“這使我可以提到我國政策的第二個基本特徵，就是一個合整的多種族社會，吸收各種各族人民的文化及道德價值。”〔第一〇四二次會議，第四二段及第四三段。〕

以上就是我所說的話，所以，不知菲律賓代表怎能達成他所達成的結論？我提議如果有人想提出嚴重控訴的話，最好不要輕易提出。

五二。但是菲律賓代表還提出另一個嚴重的控告，非常嚴重，以致事實上它已經成了整個問題的重心所在。他說：“把居民分成公民與國民，同化的與非同化的人，‘開化’的與‘不開化’的人...”〔第一〇四三次會議，第三〇段〕。我要請菲律賓代表告訴我，他在哪一件法律案文，在哪種習例內找到這種分類法。我根本否認他的分類法，我要重申我已說的話，就是在我們的結構內在法律上人人平等，都有同樣的權利與責任。

五三。我要再一次提議各代表團發表這種嚴重的言論時，應各自分別從事研究，不應依賴不負責的謠言，或專為宣傳而分發的傳單。

五四。最後，菲律賓代表還說了一句話，他說：“葡萄牙是最後一個因經濟需要不得不抓住其領土的殖民國家”。〔同上，第三一段。〕假使葡萄牙本土果如他所說的那樣藉經濟剝削度日的話，那末菲律賓代表的話和迦納代表所說葡萄牙是西歐最窮一國的話又怎能融合呢？我要再度在此重申：根據法律，一領土的財富是不准轉移至任何其他領土的。

五五。我已悉心聆聽獅子山外交部長今晨在此發表的陳述。他開頭先把法蘭西新聞社的一段通訊唸給理事會聽，那段消息內報告說有一個村落遭受轟炸達五小時之久，炸死了二十一人。不過，這段消息是從康那克立傳來的；製造這段消息的人就是正在意圖滲透葡萄牙領土的人，不久以前，這個團體的人曾以同一方式發表另一公報——我不懂獅子山外交部長為什麼沒有提到這事——內中說擊死葡萄牙部隊二百人，擊沉葡萄牙軍艦三艘。這話完全不確。在兩整年之內，幾內亞境內祇打死了十二個兵士，根本沒有軍艦沉沒。獅子山外交部長提到的公報也是本着同一精神，懷抱同一意圖。葡萄牙代表團這幾天來已經知道有這種消息。我祇要提出兩點意見。

五六。一個無力自衛的村莊被轟炸了五小時之久祇死了二十一人，這似乎有點離奇——除非這就是全村居民的人數，若然則我們又不懂何以要轟炸達五小時之久。這個來源一直在發表新聞，已有很久了。假使相信他們發表的所有的公報的話，那末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全部被殺的軍民要比該處原有的人數多得多了！

五七。我要提出的第二點是：就是法蘭西新聞社的通訊——我這裏也有一份——原文內也沒有說殺死了二十一人，它祇說據說或假定可能殺死了二十一人。我相信理事會必會同意我的意見，認為用這種資料作為嚴重控訴的根據，未免太可憐了。

五八。至於其他事實，我希望獅子山外交部長能將來源與正式案文告訴我，俾使我們能估計他向理事會所提情報的價值。就我們方面而論，我們可獲的情報都不能證實他聲稱的事實。

五九。不過，我要請您，主席先生，向獅子山外交部長再轉達一句話。我覺得在理事會內說殘殺婦孺是葡萄牙的平常政策，不但有失身份而且也有損安全理事會的尊嚴。我確信這位外交部長倘若反省一下一定會願意撤回這種言論的。

六〇。倘蒙主席准許，我要提到摩洛哥代表在上次會議時發表的漂亮的演說。關於這篇演說以及若干其他發言人也曾提出的話，我祇擬說我們從未將北約組織國家供給的任何武器或軍火，或是他國供給我們供北約組織之用的武器或軍火用在葡萄牙領土之內。

六一。我覺得不必一一答復各方在這裏發表的一切陳述。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特別着重這次辯論若干要點。

六二。假使我們回顧最近幾年的事，我們可以看見聯合國曾經經過幾個階段。第一，僅以簡單多數，改變了憲章第七十三條的解釋與範圍。第二，又以簡單多數通過了若干新的原則與條例。第三，以簡單多數，在這些新原則與條例的掩護下又通過了若干決議案，其內容，在另一方面，較上述原則與條例更進一步。在這種過程中，有人對我們從事完全違背上列原則與條例的武力及侵略行動。不過，這根本無關緊要。他們又以簡單多數，隨便找到了各種口實。樣樣事情都很稱心如意。換言之，憲章業經以簡單多數表決修正過了。法律天天在改變以適應一時的目及便利。像我們這樣不肯接受這種辦法的人都被指為違背憲章，及

不合法律規定。但是究竟違背了什麼憲章，什麼法律呢？事實上，對於核准上述步驟的人，憲章早已不復存在了。

六三．讓我們再以憲章第七十三條為例。原來大家的瞭解是第七十三條祇是一個宣言而已，這是很對的，這條的含義說大會無權規定宣言的內容，這條並未規定必須提供政治情報，它說自治與獨立都是要達到的目的，兩者都是合法的目的。但是後來通過了說大會無權規定宣言的條款，說必須提供政治情報，何者為殖民領土由大會指定，而且憲章內提到自治兩字時根本並未真正以自治為念等等，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別的實例。

六四．我提出上開各點為的是要提出這一要點：就是藉着簡單多數表決不但已經修改了憲章，而且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法理，這種法理只對葡萄牙適用，其適用方法使葡萄牙無法用同一法理來實行自衛。我要請理事會注意幾件事實。

六五．別人設立軍營，訓練外國人來對付我們是合法的，是符合憲章規定的，但是我們若容許那些因怕受其本國政府逼害而在我們領土內避難的難民做同樣的事，那就不合法的，而且一定會被人指為侵略行動。他們招募各國的國民為傭兵來對付我們——那是合法的。我們若採取同樣行動那就不合法了。別人供給金錢買通外國人來攻擊我們，對我作惡意宣傳，那是合法的，而且是很符合憲章規定的。但是我們若也如此，那就不合法了。我們領土內的情況常常受人檢討批評。但是我們若想指出若干批評我們的人本國境內通行的奴役、強迫勞役、及不准人民享受人權的事，那末我們就是行為失常。別人可以信口指控我們，歪曲事實，曲解附會。另一方面，非洲領土與亞洲領土的政治關係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歐洲與非洲領土的關係則是不可接受的。我可以繼續不斷地說下去，不過，我不願耽誤理事會各位的時間。

六六．不過，我仍擬向理事會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有人說多種族社會的原則是違背憲章的。請問憲章內什麼地方說過這樣話？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鑒於我方才列舉的侵略行為似乎都認為是合法的行為，我希望知道究竟自衛措施是否仍算合法？。

六七．我想非洲各代表團在對我國提出他們的案件時已經不自願地把自己放在一個完全自相矛盾的圈子內了。第一，先通過若干違背憲章的決議案。其次，

根據這些決議案，向我們提出控告，因為我們不實施這些決議案。然後，再說不實施決議案構成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六八．我可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赫魯曉夫先生的話。他說聯合國任何決議案若影響蘇聯利益時，則這種決議案即使獲得一致通過，蘇聯仍不能接受或實施。那末，蘇聯帝國這位絕對聖潔的代表怎麼還膽敢批評他人呢，而且他為何要特別挑剔葡萄牙呢？

六九．有人說對和平的威脅業經據說領土的現行狀況證明了。當我們說這種情況都可以公開供人檢查，並請遣派合格人員前來就地調查驗看時，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對目前的情況已經不感興趣了。

七〇．當我們說現在已無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那末他們就對我們說，若然，則應當造成一種威脅。迦納代表至少對這點說得非常清楚。事實上，有人已通知本理事會說即將發生暴動與侵略行動了。

七一．現在，憲章規定還剩什麼呢？我現在要呼告安全理事會在此出席的各國政府，及世界輿論並請問大家：上述各節究竟與憲章及國際法有什麼關係呢？常常有人辯稱憲章已經不合現代潮流了。這話可能不錯，我並不駁斥這種見解。誠如是，讓我們來以合法的程序，不要以隨便的表決，修改憲章好了。

七二．關於迦納、摩洛哥及菲律賓三國代表團擬具且經迦納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我希望我能再有機會發表一點意見，但是我不願再拖延理事會的會議。不過，在目前，我祇擬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而且影響非常深遠的文件。不論大家在這裏說的一切話，尤其是若干代表發表的恐嚇言論，我們乃是別人指稱犯過侵略行動的人——雖則，我業已指出，有人曾說，現在如果尚無和平的威脅存在，那末就必須造成這種威脅。於是，自從本組織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人起來，為着在憲章內或國際法上都找不到根據的原因，而且也不是為着有關人民的利益起見，要求對一個會員國施行制裁。這件決議案從道義方面來看，根本是錯謬的——在道義上是錯謬的，在政治上決不會是正當的。

七三．主席：今天下午發言人名單上已無其他發言人了。我聽說理事會各位理事擬繼續舉行諮商，我們下次會議定於明天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

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散會

